漑堂文集

漑堂文集卷之三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記

塒齋記

齋名塒孫子樂有賢婦而自名之也孫子遊廣陵二年初嘗學爲商術致富始慨然慕梁鴻孟光同老吳中故事因寄書與婦婦亦至矣家又三年與其兩兄同產業不同經營貧日甚好酒者日甚其叔父心憐而庭責之曰吾雅知汝爲人吾所哀憐者汝吾爲汝婦爲汝小兒女不爲汝斷甚嚴孫不敢不跪謝過者再且三焉然卒不悔其伯氏憤其卒不率大人之教也則督及仲氏知

仲氏年長不倍而才長倍之此爲可萬一相成焉爾乃仲氏於分受其弟之責也始亦未嘗不難之終且甘之蓋兄弟之間既相與千秋爲期則誠不暇復慮生産也然伯氏稍稍厭惡之矣孫子每自察其婦則獨陰賢仲氏自是讀書之名漸著一門憐者皆懼懼之詞曰處亂世不憂生者不祥日與四方士往來不顧其後一旦有急是且將不顧其身也孫子聞之因亦自懼遂不擇地而齋焉齋之前爲竈爲與爲新室齋之上爲樓樓之上爲兒啼之狀爲婦臥婢走之處孫子讀書於樓下不知寒暑與飢飽獨與客謝不復見客者所謂不堪其憂者人也不堪其憂者所謂時之名士也時之名士所謂貧而

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遊讌豈者也婦既知其獨畏客謂客以外夫必聽我遂畜雞貧者必儉儉者必慈遂又不忍殺雞夫既不善治生婦則微戒其事因而好小利焉遂多畜雞齋之旁乃又爲塒其夫察其見之甚小又悲其卑甚苦方惻惻不過忍耻撫焉然自是孫子竟不得不爲宋處宗矣然雞日多則兒女日樂樂而呼而笑而啼兒女之聲雜進而雞之聲更稍退孫子雖欲爲處宗之靜談又不可得客有過之者曰悲乎曰何悲其夫好讀書其婦不忍逆其意則聽其置齋焉其婦好畜雞其夫不忍逆其意則聽置塒焉夫婦相得名曰塒齋樂矣

鸛雨樓記

貨殖之中乃有必而能賢者汪生名民俊字次朗新安人販鹽海濱事父孝不妄交一友孫子客于虎墩聞而敬之過予家偕策蹇亦日黃墩之内四十里往造其居而大野搆樓百尺自顏曰水雲其下不結一宇孤峙于市側覩其樓則知其人能獨立志者也樓旁下嘗一鸛新被彈折翅故汪生畜之噫汪生仁人哉于往來海陵凡數年怪此來經過古廟數十獨不見前日一鸛巢悲之又今年壬辰適大旱數鸛雨鳥亦避旱他徙耶問土人則爲予言因兵過避鄉則去憶兵之爲禍亦及于海隅之鳥耶鳥猶避去人將安所往耶天下至于海隅荒

矣湖湘之民至于竄戸窮且楚矣饑寒困斃而爲盜兵至則舍妻子去兵去則復歸竄殺之無益徒有損耳殺一盜損百竈損百竈損百商然則如之何而加之兵也加兵于竄惡其盜也可也然則如之何而加兵于鶴也雖不得賊射而不得不遷其怒于鶴耶吾聞羣鶴上飛與可激雲致雨今旱甚矣北數日如見一折與鶴于汪生之樓下以物驅逐之旱將勝所底止矣推汪生之志豈弟哀此鳥乎愛物者仁民之次也仁民非處士之事也而不可一日不有其心若汪生者可以與議矣蓋愛旱亦又實甚焉乃汪生之自名其樓曰水雲恭宋逸民汪水雲也然水雲則終處士自全之鄉耳嗚呼今何時

哉而水雲樂乎哉汪生尤得爲仁人乎哉不得爲仁人乎哉知逸而不知勞不敢不戒也朋友有一善不敢不章也則爲更之曰觀雨而作記爲汪生之友有曹僧白能詩甚喜乎言之有也觀其友則益知其人不止獨立志者也而親賢尊師者也

憩雲館記

龍之爲德陽德也故易以比君子然其宅身宜在湖海不宜在池沼况在庭戶階石之下乎是失所也雖然或伏于階石之下能不管兒童往來及其將升于天也復無裂廳拔柱之虞雖有震雷遶樹而賓客止于失箸童稚得以無恙是可不謂龍之有德者乎有德而失所益

不宜也然而臻階石之至半一旦躋雲衢之至高此又可爲居下位立功業者勸也余仲兄大宗初宰屯留撫諸子讀書任署因于退食廳之左側建館而延師焉丙午夏方宴客于廳忽火光滿宅内外驚走且譁然疑是火起也頃之霹靂一聲廚上杯墜于地者數人左右亦仆而復起云隱隱于雲霧中見龍爪狀從槐樹旁作騰起去亟趨視諸子皆倒掩耳中其最幼者纔七歲訊之云當簷石階下見有一物蜿蜒從土中出其細如小蛇及出則閃震雷迅而疾走入屋中避之也雨止後視階石色紅如火石下土有一小孔但可容鍼耳龍其不測也哉仲兄因名此館曰憩龍恭志異也然余察仲兄之

意亦若有感于中者不然何取于韓公之言也昌黎云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夫龍之出於江湖也得水之力騰雲而上勢其易而龍之小者則不然乃無地不可以託身焉亦猶之乎官之居於郡省也可以不待人之力自為人所借力而官之卑者則不然職居縣令又治瘠壤雖竭其才力多尠異績若欲上達于天子之左右非得大吏之歡心其道無繇也當龍之伏階於下有能知其他日之興雲雨者誰乎見龍或無心而遇之賓客能遇之者亦少矣當縣令之困于下僚也不從而苛責之亦已幸甚矣豈非階

衙下之類與今之祀大吏並非所憑依之類與嗟乎作令誠苦將切厥吏果不可爲乎抑然仲兄亦第勉其所自爲者可矣昌黎云旣曰龍雲從之矣余亦云令誠賢大吏必重之矣或曰此爲龍雲計之所予之兄不過望其子早致雲霄之上耳余曰仰諸子亦豈勉其所自爲者可也仲兄曰諾汝言吾與諸子當識之然切勿持示外人也

八行廳記 附詩

余久客江都丁未五月省仲兄大宗於屯留仲兄將爲潞安郡守蕭公爲吏余因得備聞蕭公爲政化民之道公方新建八行廳于郡城之聖泉寺徵詩勒石使郡民

之遊此者知所觀感焉蓋行周官三物教民之法所六
德六行之要而復援引古之能篤是行者數人孝如狄
仁傑弟如楊津忠如趙所鉏麗信如季札禮如敬姜義
如管鮑廉如楊震恥如唐代宗時乾州一女子命工畫
爲圖斥勸行而爲民者說其人節于圖上如韓師之訓
童蒙然惟恐其不了了也大人聞琴瑟而思臥易之以
鼙鼓鐃磬之聲則臥者起焉公其用此法與余獨疑公
何爲近舍鄉賢里仁而遠求其他只余所聞太行大河
間狄梁公而外其餘賢人君子中于八行者甚多若以
其高曾所爲勸其子孫不更切近而易儆乎諸子佳旗
侍側請問昔之往賢爲誰余曰因無暇多舉汝所宜

孰聞習知者如遊至聞父耕叱牛繫釋犁而泣飽水因其妻丁姑前叱狗仰出之可不謂孝子乎裴楷推新宅于其兄衍可不謂悌弟乎豫讓爲智伯報仇何其忠也楚人以樓車登解揚使呼宋下之而揚竟致君命程嬰以死下報宣孟杵臼于十五年之後何其信也恒少君不忘先姑之言御叔之喪儲缺耕有如賓之敬可不謂知禮乎郭埼不願復爲令世史雖編名隱逸之列又孰有如其義也閔貢不以口腹累安邑令不廉而能之乎文姬以無媒不嫁遊俯子此非知恥女子乎不知公何爲未及此也侄與問曰然則公無說與仲兄閒之嘆曰皆此非汝小子之所知也如汝叔父所稱引今或問其

子孫無有矣或求其墳墓亦不得焉或其子孫尚存衣食不給者有之所行事辱其舊德者有之彼愚民罔之必且曰古云無德不酬今諸賢哲吾鄉德之最盛者也而天之報之如此乎於是爲善者之心怠且沮矣而公抑有所不忍及也昔孔子不答禹稷之問而南宮适出使公等得遇孔子豈不得稱爲君子人乎哉且如豫讓程嬰數賢者或見其用心過深者則恐不易學也吾不妨舉其非哲者告彼愚民彼愚民乃不知其鄉昔日之賢人亦嘗有是事也而問人曰彼季札諸君子何郡土所生而使吾鄉之人千載下尚聞風興仰乃爾余與子何人也奈何名不出閭里吾子孫亦何復使如余耶

歸而父教其子兄勸其弟或復以語人人則或告之曰
吾鄉昔日之賢人亦曾有是事也因其所問以及其所
不聞彼愚者乃始益自喜或不暇復問其有墳墓子孫
與否而但樂吾鄉昔日之亦曾有是人也然則公之所
以遠舉其他者與此可該彼衆遂可該近之義也兒識
之化民者亦貴從俗而利導之耳余聞仲兒言亦憬然
有悟仲兒之能知上意如此余因以知爾公之能知其
下也上下相得則政易有成遂喜而記之并作詩附于
後
富貴亦有命田家亦有兒督課其成鄭論早與邀百
年若易到東暇忽西馳十旬待他日作計爾何痴爾身

雖已違兩親鬢已絲不見狄梁公登山淚交頤親舍白
雲下白雲去難追寄語宦遊子令名及泉垂不然萬里
外侍養恐不宜 陳恢仁
芝之草寧爲瑞金玉亦非珍家有賢兄弟歆羨及四隣譬
地各東西那得長相親榮枯偶然異賦命或不均如何
驕與吝施之同氣人爲弟更不可爲長多若事兄如
事父君不見楊津佳菜寄千里灑淚泗水濱再見卿何
日傷哉老病身 楊津
山甫能補闕周宣光大雅皆鼓怒拉搯壯士手可假人
以貴遭遇亦須明取捨直以辭不死何若效瘖啞入門
無門者入門無門者所食惟魚飧于誠仁人也殺子者

不忍一死吾聊且嫉賢更妬能甘生潛夠野鈕麑不讀
書竟死古槐下趙盾鉏麑
結交不在多死生貴無負久諾旋已忘意氣但杯酒昔
信與季札乃是徐君友長劍況寶物能使魍魅走生既
未相許死後復何有再拜故人墓歸來竟於千古賢義
最高汝曹良可醜此事過相疑何以勸忠厚季札
聞人能秉禮無如敬姜賢觀其見康子足及從門逾有
問不敢應惟恐成大愆家政尚不預朝政焉可專以此
戒後世防患及未然豈獨授受間嫌疑慮相傳如何愚
婦人但取衆目憐出入頗隨意自詡雙行纏共言是小
節殊中多少年敬姜

山中多良友市上無親客輕義重黃金俗情若難詰乎
路其裘馬叔牙乃其匹儕多轉販窮寧不慮家竿夾吾
貧過我剄手揮已畢功名安可甚忍使長貓怨仰此成
知已施恩何用術管氏亦賢者感慨自口出誰價貴顯
時常恨貧用日鮑叔牙管仲
清如楊太尉門有酬恩客欲人從逡巡悅金從日夕愧
遺用此物將謂勝自懸持夜況無人何須慮指摘相知
良不易對面成凹隔爲賢不爲國財家寧有蒜識不恤
人言何以逃鬼責仰今俯仰間誰謂形影隻王孫誠小
人徒使愧難釋楊震
洛陽女雖好嬌使多可取但能薦綠依或解彈絃後誰

家嬌姊妹生長來乾州村亦無大族妬亦無高標米顏何所似都勝盧莫愁可憐代宗朝擾攘苦未休大盜來自日村小無所求但得嬌姊妹勿投馬與小姊是村中婦敢貽君子羞妹雖未嫁人爲可配寇仇投身向右崖隣人雙淚流至今茶中女畏路如西周　乾州二女子

有懷草堂記

余於凌子蔚侯名堂之意有感也小宛之詩所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者爲閭之人大何世亂兄弟相戒以無忝所生詞旋懇至然彼身爲大夫遇不恤填嶽之主役有擇衆出卜之實固宜其憂傷至於如此也蔚侯家號素封年方妙盛負才不偶又能濟然各利之場此其遺

遇忠趣與小宛迥別矣余嘗問其取義輒嗚咽淚下不能止云是堂經始于先君子之手規模已具而未及見其成也及元龍始成之因名爲蹙乎發是堂者有不油然生其孝思者乎書之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搆梓材有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今蔚侯能成先志若此殆惟無負二百之教亦於書有得者矣然大誥梓材之作當周之盛時其君臣諄戒且爾而後世乃有如小宛所云彼昏不知不恤墳籍者合二經觀之又可以見承家守國之難有遠倍于開創者也余且將持是說以告夫世之有位者矣草堂在橋墅之左宅後宅既可二十畝草堂之側有亭前

有危不顧植花木出則臨湖垂釣入則彈琴賦詩仲長統樂志論中所稱殆無所不備如淩子於斯世又何求乎

漑堂前集卷之四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雜文

勞誨辨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蘓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後人守其說皆以愛爲父愛之忠爲臣忠蔚余竊疑焉言父宜並君言臣宜並子此古人立言之大槩也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孟子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皆斯義也見於他書亦皆然今獨以父與臣並論可疑者一矣且

伊云父愛之而徒以勞爲與於禽犢則亦未計矣教子
者間以身教不聞可非撻楚也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
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王
氏曰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責善則亦戒之而已矣王
氏亦不云撻之也且使論語已以勞爲愛則君子之不
教子公孫丑可省此一問矣竊氏或見禮稱則公於成
王有過則撻伯禽遂本之以立說與夫忠於其君者大
義滅親豈惟撻之而已此不得引爲愛子之證也惟愛
其君則不得愛其子故至於此或行之也且此爲幼冲
將求父之愛子而教衞幼冲將耶故曰書云扑作教刑
又云撻以記之何謂也且非此之謂也凡之子弟於而

其臣放齊尚稱其啟明使非堯有撻之之事而放齊有
不聞知者乎舜命夔之詞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
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以商均之不肖而
所以教之者乃惟於樂而已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教國子弟蓋亦本此也夫樂之與刑豈不如水火之
相反哉所謂扑作教刑者其下文即云流共工於幽洲
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將序誅四
凶之事乃先詳其輕重大小之序以為聖人之用刑出
於不得已如是也教刑雖輕君未聞可施之家庭也所
謂撻以記之者正與扑作教刑略同然以此待庶頑讒

說之民則已極矣蓋聖人之待民何如是也後世若周宣帝猶怒父杖已恨其死晚雖識之不肖寔甚亦武帝不知教子之法也史臣斷曰嫡嗣非才厥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期于嚴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曾謂夫子見出後世史臣之下乎或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何謂也曰此謂父母怒將甚至於大杖則失愛之將也故以怒爲恩視笞箠無異雨露誠孝之心也認怒爲寵指風霜爲日月顛倒之論也或曰凡所爲責成與戒敗者皆勞也子何以知穌氏必指撻爲勞也曰勞而不怨朱注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乎以此知之也或曰然則子將作何解曰予以爲類處之之說得之

延之庭誥文云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緣相敬絕緣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補以藝業會以文詞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此以愛與忠皆指朋友于余所疑以臣並父之疑亦得渙然或曰宋賢於晉何所不識獨未見延之集耶曰不然唐人如李德裕家便不蓄文選安知宋人必蓄此耶諸賢力道學自任其於晉宋間人諸言或以爲不足觀者有之間即涉獵及此而於中復無當也或曰然則子舍道學而聽藝文之家將無毋趨愈下乎曰不然不以人廢言先師言之矣或曰藏其枉情而補之忠可乎曰可子夏曰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藏亦取信之一道

也

書陶淵明集後

晉人惟陶淵明識論語極熟故其出處之節最有可觀觀其與子儼等疏云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又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七十二弟子述云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飧至言慟繇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時運詩云延目中流悠悠淸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分明自比曾點一流也榮木詩云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勸農詩云孔耽道德樊須是鄙示周續

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
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云先師
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有會而
作云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
師詠貧士云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
古多此賢又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詩家用論語
之多未有如淵明者也其師法惟在此書故嘗與有意
用經書者不同宜爲貞西山所賞也若其作孝傳贊則
有意爲曾子其不仕宋則閔子騫不仕季氏一流列之
德行夫何愧乎然却似未見孟子書者詩中旣絕不及
之而作孟嘉傳有云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

思實鍾厥心與孟子所謂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意不合亦可證且詩中有洙泗擻微響二語若知職夙有孟子安得謂之漂流逮狂秦乎或曰命子詩云三千之罪無後為急何嘗不用孟子耶余曰乃孟子自引成說耳觀其於陵贊云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孟子方自謂善養浩然之氣而斥仲子辟兄離母之罪今乃以養氣歸於陵則是實未見孟子七篇也

誡子文

余今年過四十往往多悔蓋少年之所為至中年則愧之得意之所為至失意則非之誠反躬而易明不待他人之好我也今以語吾兒燕人非蜾蠃何必類已事父

幾諫子道之常皆于見南子則子路慍見弟之于師猶子之于父也若懲證羊之失更斷斷虎之訊徒貽笑耳且資有上中不可強同事或偶然不可有意故同一事也智者爲之得吉愚者爲之得凶古人繇之覩成今人繇之取敗昔趙奢之子不善讀父書而坑長平卒四十萬非其父兵法之過也況吾心已知其大謬而後人尙奉爲家法非獨于眞自害亦且愈章吾過耳故俠爲美名懶亦高致散家財如馬援卒稱東漢之佐省迎送如沈頭何傷處士之賢然而豎郭解之禍則俠不如謹觀稽康之事則懶不如勤故欲學伯夷則至潔者無徒至清者無魚淸不可爲也欲學柳下惠則蓮花雖不染泥

鮑魚亦不聞臭和不可爲也故孔子曰我則異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繇也然而聖賢既不易逮必也寧爽無惡寧狷無狂硜硜小人抑可謂次焉耳昔東方誡子歸于優遊淵明誡子兄弟爲貢彼蓋意有所專肇故不暇多及也有一言而可以終身有屢言而不蓉其義吾既非二賢之比不敢效顰竊要今將爲吾兒述五倫之得失指萬事之利害且願吾兒先當以吾爲戒耳吾少年遭闖寇亂見張良潛身下邳故事心竊奇之遂朝友屠狗夕客雞鳴短衣匹馬入北山中謂嘗盡射狐虎然後歸見妻子何其雄也既而幾蹈不測潛遁行間幸彼府無恭人十日之索耳萬一危及閨門

忠孝兩失永爲罪人矣吾至今每思之猶可寒心也然
昔所以爲此猶曰幼好奇服耳至于事既不成遂來揚
州懸于魚鹽之市先人產業尚足自給乃復憤懣不平
無所寄托則以飲酒近婦人爲事謂丈夫不得行胷懷
雖速死聲色中可也志曰奇而趣日卑心日放而名日
損玩世不恭抑及倡優當此之時豈復知有貧窮老病
之苦哉年幾四十鬢髮蕭然幸尚無疾病不至速化然
維愛用老安能保其永年即使有疾亦無錢可求藥餌
一棺之費便須累及親友兄弟天涯那易得一永訣故
吾時時常作此想洵可哀也亦可畏也昔棄萬金如敝
屣今謀一飽若登天于是東奔西走不以乞食爲恥見

不顧見之人強顏歡笑行同優孟昔所欲罵欲唾者一旦或且奉爲恩人視同漂母期以異日酬之千金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豈非大惑耶前後矛盾失其本心乃至于此推其所繇豈非烈士之不易爲過高之能爲累耶後世且不可欺况欺吾兒子故吾具告兒使聞吾少日之過事關大節勿藐藐也今吾又嘗有鄉旬不答拜之客客或出怨言謂孫生何所挾而驕人後又遇此客于其鄉客乃復爲予具飲食予心愧其厚道也書札推積都久而不能裁答往往至于失歡毋怨昔陶侃于遠近書疏莫不手答門無停客是真吾師也凡此皆非小過願吾兒知之吾既不可爲訓兒復當效何人

乎詩云我思古人俾無尤兮又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自處之道也古今之世惟多讀書可以使人敬惟至誠可以使人感惟耕田可以不求人此三者之外吾不能為兒計也吾嘗中夜而起呼婢索燈如云油盡日中不得見一物深苦之心有所得不能即刻書之于紙愛愁煩亂惟恐起而忘之也及昭昭然無所不見然後知白日之難得見念之無負寸陰也昔王韶之絕糧二日而不輟卷家人謂之曰窮如此何不耕韶之答曰我常自耕耳若以無田為慮者硯可為田也吾自二十以後始謝去遊俠聲色之習折節讀書慨然慕陳櫟之為人今吾雖長貧而不至飢死者賴學耳生平多失惟此為

得願吾兒效其一節可耳吾言雖繁意不至雜梓他人或笑其不達冀兒勉為孝子足矣

三皇兄弟頌

皇風沕穆皇德淵廣神聖一門並為君長虞瀞相師壽考均享無爭何讓無歡何憂及堯與舜兄華弟象俗化淳漓於茲可想王季克君泰伯長往列彼後王肥遯頻兩希栗激嗚呼其哀響能無緬懷羲農之上

少康頌

生長母家備歷艱難一旅之衆一成之田動心忍性四十年間稍收夏衆恩及播遷子杼可教臣靡最賢元凶克殄舊都方旋惜哉夏書少康闕焉高貴鄉公猶為觀

然

湯頌

揖讓雖變閑知相傳惟恐口實繇亟有言我讀泰誓廢書而嘆於君稱名詞何傲然不如湯誓數罪必恭所以伊尹美其克忠歸亳誥衆維皇降衷性命之說先於中庸

太公頌

興王預定避紂遯居不逢西伯終老爲漁大禹洪範黃帝丹書三時並授克商之初惟爾與德天下達尊惟敬與義守之終身女列十亂男位虎賁身修家齊福及後人我觀漢世惜彼勳庸霍光兒女卒滅其宗始學伊尹

用延年勸黍光駿昌芭于日精畢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終愧太公信哉欲勝周有不凶

施愚山先生小像贊

余嘗謂愚山先生有嗣宗之達而繩法是循類子雲之吃而辨論驚人稍如瞿曇而有觸必感者其情懶如山澤而無僻可嘹者其神也謝生文侯爲作此圖但持羽扇而不着綸巾兹亦微窺見先生之造學先民而非區區形跡之可論者與見温伯雪子則目擊而道存而吾又奚知夫石可爲床扇可避塵是或講學之暇是或休沐之晨乎

楊蘭佩小像贊 有序

圖中主人抱膝坐桐陰下側設長琴處囊中露其半一童子荷犁歸村以長繩牽牛過石橋自迴其上曰

躬耕隴畝圖屬予爲贊

樂哉此翁肆志林泉抱其雙膝不屑與貴家傭荷犁牛倦須牽長歌過橋犢落橋邊擬翁爲誰復是琴仙得趣誠深撫美無煩我亦不仕深悅翁賢食指無衆以研爲田思畫一圖置身中間掛隊中袖拍槃里肩

范汝受眞贊 圖中手持書卷著短衣科頭獨立於垂楊之下

短其衣類遊俠不跨馬不射獵貴公子老詩人泰不驕懶是眞雖獨立非棄世手中書天下事高柳下小橋邊笑汝受此留連

賢母贊 有序

凌母梁太簡八七十令予功九蔚侯檢古來賢母故
事得十二人屬蕭巖臧為圖讃於屏上蓋以比母令
德且欲常自警焉索予作贊

鄒孟子母斷機圖

名世之生經五百年天雖生之成就匪天自古王者必
有聖母孟乃王佐成於母手既遷其舍復截其機機絲
偶廢兒安得衣如何為學不竟織杼一質未成半途斯
沮堯舜孔子兒志不紛赫赫張儀母教無聞

齊田稷子母責受賂金圖

昔田稷子身為齊相下吏何人敢賂其上受賂遺母豈

料見疑曰兒為相祿亦有涯此物何來其數太侈叩頭自母兒知罪矣明日蚤起府[illegible][illegible]王前受國法實愧忠良王高母義仍復兒職賜金旌賢永示矜式

楚子發母閉閤不見將軍圖

穰苴王翦同得士心衣食必共齊藥親臨如何楚將粱肉自奉三軍枵腹何以賈勇遂使請糧因問母安母召使者詢及[illegible]餐[illegible]而秦敗將軍歸第母坐閣中詞嚴色厲請看子發[illegible]閣叩頭見母之面勝于封侯

漢雋不疑母閉知平反為具飲食圖

雋公為尹嚴而不殘出治其事入覲母顏曰兒今日多所平反母心則喜為具盤飧曰無所出母則艴然或廢

飲食或絶矣言母誠好生亦貴無兒兒讀何書春秋一
編經術淹通名冠朝端豈如嫂嫗徒生延年

吳孟仁母製褥被將賓客圖

孟母教兒所重氣類擇隣取友前後一致念彼學者或
多貧陋容床無衣夜不得絲手製厚褥兼以大被遺兒
將之齊感其恩其後恭武潔清爲吏無以供母惟鮓是
遺鮓何足邦嫌亦當避誚督母言循告有位

晉陶侃母剉薦剪髮圖

松不雜棘鶴不羣雞士得勝友舉名不低晉有陶侃爲
臣正直乃其成名母氏之力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無苗
無藁何以繫維臥薦可剉那以言秣有肴不備遑恤髮

髮孝廉大息賢哉高堂荊非丹穴不產鳳凰

晉隸遊母坐絳帳中講周官圖

維宣文君博士所樂爲女勝男諜兒勝父初遭兵亂遠適異土負經在背心憂風雨出則樵採歸守機杼以資膏火不辭辛苦徹講膝下周官傳汝家學不墜廢光門戶及過秦王睟然一姥生徒聽講此儒不腐

啓栖仲郢母手和熊丸圖

栖母韓氏生長高門相國之女相國之孫儉約自處不御彩繡課子有方以慈兼嚴和藥爲丸賜與諸兒夜讀或倦口必含之兒卿樂苦孰知母心母心如何無興若參仲郢既長頗工於文昌黎所許盛名遠聞

唐李景讓母掩錢圖

李母鄭氏治墻得錢俯視若口仰告蒼天天豈憐妾家故貧薄妾惟禱者諸孤勤學命僕舉鍤掩錢勿遲無妄之獲可思在玆其時景讓位居方面兒身雖貴母教不變有過須杖爰褫其衣遂平衆憤實賴慈闈

宋蘇易簡母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圖

維蘇易簡名重金闈玉堂之署御筆新題家稱令子國有良臣其母薛氏冠帔蒙恩受召入朝坐對聖人曰臣教兒敬束其身帝顧左右嘉嘆不休誰言孟母千載悠悠家國之間氣滿太和一時謁帝賢母何多是時宰相張齊賢母孫氏參加政事賈黃中母王氏俱承召入謁命坐御饌之

宋陳堯咨母杖擊金魚墮地圖

兒女之識但重富貴乎笏金魚謂家之瑞秦國夫人教子獨異堯咨還家問及政事兒與名滿何功可記堯咨默然俯伏慚愧彎弓小技何足得意附念父訓爲知國討將杖擊之金魚墮地愛而能勞斯母之訓

宋歐陽修母以荻畫灰教書圖

歐陽登孤依母鄭氏一代名臣四歲童子雪片如掌貧屋如洗以荻代筆以地代紙受教之書兒無忽此而父爲吏廉而有恥傳家何物淸白而已誦讀之外兒無生理君恩旣厚親饌斯美祿位名壽誰與母比

新婚箴爲汪季燦

女如桃李男如琳球同心比德永荷天休雙絲為絹無縫為襉凡今之人好色是求有戢有藝祀事以修有嗣有耳以謀朋儕愛爾椿萱勗爾好述敬獻明微俾爾無尤

二

夫子是何云如泰山仰之至高無自夾斯顯親揚名輕色重賢福命繇已不在于天連理之華比目之鮮不如琴瑟聆音蕭然女有令德士享遐年種樹山下與瓜相連

王西樵曰二篇有原三百篇遺取漢魏可為作則言詩之法

溉堂文集卷之五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祭文

祭妹文

維年月日八兄枝蔚八嫂石氏聞吾妹訃第七日乃設汝位于客居之溉堂具清酌庶羞之奠遥祭汝恭姐之靈嗚呼汝年十七一病而卒我昔出門汝問歸日送我于外簾歷淚溢不詞彼時便成永訣天涯聞訃肝腸痛絶嗚呼三世儒門教行深閨諸對之子人願爲妻兼此二者年復及笄汝顏如玉汝手如荑竟未受聘此理難稽嗚呼蘭香遠聞無論空谷焉有淑女室家不足吾妹

何辭不如樸樕語及于此悲動親族掇厥所以喪亂之故或富而貧失其嫁娶或北而南流離道路何怪邦人六禮不具女誠窈窕不追悅慕嗚呼汝未擇婿吾未從龍男女雖異遭際則同使汝不死終配賢雄猶勝八兄老于墻東永為處子汝罪何由天地崩缺吾亦昆為吾今哭妹妹不哭兄汝嫂在傍焉知此情遐覽一屈引領西京夜臺黯黯豈有途程靈如有知鼻聞吾悲畏行多露神須護持尚饗

祭溫玄肆文

嗚呼玄肆不愧前修少壯者百年之日月雖凋者一字之琳球所恨世俗遺于虞夏身竟老于林丘風俗則學

書不如學劍遊遂則呼馬可以呼牛于是歌同燕士狀若楚因大笑落船豈有士龍之疾長號在野誰知桑苧所求既佯狂而不死偶乞食于諸侯人雖惡其放蕩間亦愛其風流便常留于戶外錢未絕于床頭然後押金若糞視劍如仇信杜丁之言但訓詩棋送老識王無功之記惟云酒可忘憂豈知送老之方貧窮隨之而至忘憂之物疾病因之不瘳夫唱婦隨何五噫之易歌男婚女嫁曾五嶽之未遊嗚呼維我與君久成契濶當金銅隕淚之時是縞紵定交之月篩衍地而悲歌但仰天而嗚咽經何不見則道上銜泥一語足傳則网中和雪于既萬里飄蓬君亦終身短褐螢飛隋苑節序難堪魚

去黃河音書易達方期王粲南遊馬遷西出相與弟贈
江捜禹穴上范蠡之扁舟尋庾信之遺宅然後同歸故
鄉各韜陋室拜于床下君卿羅公共此燈光亍如衛八
志願無違人生已畢夫何偶遭二豎不閒七發遽爾杳
然傷哉奄忽況乃陶潛自作祭文陸績能知亡日坑深
十尺豈有識之遺言棺足周身范史雲之絕筆孝經一
卷可為殉殮之書鑿鼎數銘便是蒸嘗之物手勒賢郎
神飛仙閣氣散清明詞非恍惚實死理之無聯奈芳蹤
之永失嗚呼立坿何曾貴者交多到溉誰憐任昉之兒
上鮮巨卿雖托陳君之婦第處士之墓應無會葬千人
哭高賢之盛止可彈琴一曳然而傅正恤肯延之孫安

素未列于親朋王他埋洛陽之書生曾不識其誰某某茫四海豈曰無衣寂寂夜臺何從得酒嗚呼死者已矣生者悽然天末飄零更聽山陽之笛窮途慟哭況吟九傷之篇招魂誰賦封碑何年生芻遂寄物失悲繼嗚呼哀哉尚饗

祭凌壽吾文

嗚呼百年易盡瞻彼日月過隙之駒所以晉人好聽輓歌相勸歡娛維詩亦云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於是欲時會不諱言變滅須臾死何足痛但貴不負生爲丈夫惟君處家既孝孝親兼篤友于爲長獨勞顧念諸弟坐而躊躇復念此世不可爲農不可爲儒比歲荒旱邑多盜

吏農怨追呼才如班生倘投其筆而況我乎則牧羊者乃有卜氏曾助軍需國家理財亟引於邊支鹽海隅身産邊方請得治引遠游國祖爰告友朋爰離桑梓爰涉江湖初來浙東鹽政久敝商困難蘇預支商課套搭割没其名堪吁君詢諸商司農可告我往誰俱孫孫者爹矯矯者少一驥千鶩事勢已亟君乃獨行不憚勤劬旣入國門謁者見君多有所須大計尚行小費何吝願布區區當事聽君指陳病根扁鵲之徒朝之所議夕已報可衆愧其懇何以酬德斂金滿箱作以明珠一笑擲去我獨急公豈私是圖至今越中稱君往事衆口無殊及遭鼎革爰止邢上巽彼瞻烏家雖蕩然有智可恃胥貧

無虞仍學貨殖隱於魚鹽膠鬲陶朱三十六場有白駒
場竈戶最饒少年惡子椎牛磨劍要結游俠訛言沸騰
漸及於遠鬨於當途將請甲兵疾投巢穴盡剪其雛君
曰奈何一場荆棘衆場荒蕪亟白上官敢保無事以其
妻孥維國賴商維商賴竈如炭與爐盡道丞簿先以偵
察然後加誅如議行之果無猛虎但有鼠狐上官嘉君
君布衣耳具此訏謨我當上聞俾君從茲衣冠榮軀君
則稽首再拜而辭願守故吾昔魯仲連排難解紛超然
孤蹈其視戰國功名之士直比爲奴以今較古一仁一
義惟其志符天豈無知報以令子其溫如瑜壽過古稀
杯滿綠蟻篋滿青蚨樂志論中良田美宅非君所無優

遊以老正命而死笑卧黃壚于心獨傷松栢如此況栁
與淅文處與鄉綏急誰爲忠難能扶嗚呼已矣生死交
情盡此一觴尚饗

祭員親家文 (壻升勳字賓洲之父)

嗚呼吾以翁故有憾於天惡或蒙福善乃不然福惡何
如吾不敢言發口有礙退而長嘆維我親家人識其賢
三喪相繼五十日間翁婦吾女婣前夙間先翁而殞翁
淚如泉病臥在榻晝夜潸潸訴喪吾婦寧使身先翁之
猶子起家海邊聞翁老疾悵金下船將營後事自衾及
棺豈無兄弟哀其乏錢翁聞妮來稍慰目前豈料入門
亦遽溘焉翁方病劇忍報翁知一句有餘魂魄追隨罹

禍酷毒孰有若斯翁是皆人誰不渉淚況吾甫閭兼視門楣入閧號聲人可無兒身猶帶女甥忘其妻匪忘其妻天方傾危甥頗工文久不逢時與俗啖笑翁心所悲下和厥刑終皆何疑他日名成慰翁在茲薄陳醪羞侑以句辭靈鳳相愛來歆庶幾

祭季因是先生文

嗚呼自古及今壽命雖長率不過百年內外而已蓋身歸乎盡者無二致而人之相弔者不一揆自闢公訃已及數月弔客盈途絡繹不絕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苟不違乎詩說但爭先而恐遲彼於貧賤之門謂緩救而非宜乃爲生者而非爲死者之辭況弔固必有其儀

不獨謚吾之私觀林宗何以生芻如玉爲愧後之不愧者伊誰蔚生也晚於公出處之節進退之機或偶得之人言每既信而且疑昨聞令子侍御公所譔行狀已徧傳於京師及見公之猶子希韓亟請讀之輒使蔚浩然而嘆息泫然而涕洟曰吾雖去公之居百四十里有林宗而無徐孺能不對古人而忸怩身隨衆以弔公心與衆而異悲夫公惟生所遭之可痛衆乃但悼恨於云亡之時亦或惜公爲一代之人又孰察異代之多類乎余茲昔史冊之所載匪名臣之不多或道隆而身泰建崇勳之嵯峨或死忠而無益俾後人之滂沱惟夫立羣小之朝不肯揚濁水之波激與隨而兩非身與國之奈何

譬蘭草之芬芳雖能自異於荆棘而藥物之迅利其可施之於沉痾於是則不廢柔堅不毀麋跡偶聯於一時功罕與之同科吾於東漢最慕陳寔赴潁川而獨弔爲常侍之所德及善類之保全孰有如其大力吾於唐初最服仁傑曾縱博於宮胡得女主之心折竟完軀而全唐孰有如其明哲如公所處豈不甚難遭中官之威焰視四海如狂瀾彼乾兒與義子已布滿於朝端雖有外之撫按多婢膝而奴顏公起家於縣令能委蛇乎其間當立祠於魚頭名地事應王乎祥符公名父老而泣語吾命迫於須臾既得父老之心幾將大吏之損祠卒移於他界公有耻爲何如時有京卿能劾奸究其名若星其

姚李氏得罪杖謫將置之死大史委公汝可承指公欲活之計乃近詭既陰劚其色隸殺忠臣者汝死矣旋踢喝於堂上要昔君者無活理已而道消者小人道長者君子掃青天之片雲得嶺南之一紙公適乞身田間李特遣人千里引趙康卿之歌以孫寳碩爲比嗚呼使公在漢則必爲陳在唐則必爲狄其深識苦心大畧如此胡多口之忍加毀亦未嘗無以縣縣令而郎官惟選司爲最美不四年而得之宜衆誰之不止而蔚獨駭公於馬阮當國之日五十始爵之齒值東山之久卧又帝京之甚邇奸黨充朝公獨不仕苟欲信其已往昌論觀之今始嗚呼遭人之謗受天之祉名臣出於膝下諫章味

於甘旨五福則壽齊洛社之瑞八龍則才與高陽相擬已極人生之至樂何恨九原之不起然蔚所以哭公則銅狄如昨靈光失諭星暗南極路迥弱水嗚呼哀哉尚饗

祭萬太恭人文

季滄葦侍御之母

嗚呼仰愁雲之漠漠兮俯逝波之悠悠月正明而遭蝕兮樹欲靜而風不休天兀然其無情兮地又廣漠而難求目所見而心傷兮耳所聞而淚流聽驪子之悲鳴兮與鳳雛之啾啾號聲滿於高門兮痛賢母之不可留嗚呼維賢母兮克生國士兒成名兮以悅夫子兒趨庭兮有聞母重問兮經旨曰詩禮之外兮豈無諸史彼范滂兮兒之師彼潘岳兮母之恥初爲令兮蘭谿母猶飴兮

父心則喜辭夫子而言邁兮愛道路之山川近此郡廷城郭兮顧人民而愀然異痳亡兮可樂卿喆性兮誰全見道秀兮父老懽膝下兮少年及令舉兮闢於朝曰匪臣之能兮母教之然蒙異數而屢遷兮聊驚及於隣姥拜君爵而匪榮兮榮母心之深許兒再起爲御史兮母曰何以報吾主操白簡而抗詞兮酬劬勞惟茲舉朝皆叩夫虎豹之關兮恭將歸吾采蘭之所荷九重之優容兮翺翔僊於屺岵嗚呼徽音兮猶存綸綍兮永溫冠帔兮何從生芻兮在門謁王母兮蓬萊登蓉玉兮崔嵬乘鶴駕兮不下視諸方兮塵埃正樂處兮瑤闕邈獨念兮烏臺奈孝子兮毀瘠使賓友兮增哀伏惟尙饗

又代人祭萬太恭人文

嗚呼太君杳然逝矣人之知母蓋以孝子子雖有善必歸母氏名騊何出大宛之里身如屈軼指佞于廷不曰天所降曰母所生頭上峨峨獬豸爲冠不曰君所寵曰母所歡都亭埋輪史册增華不曰師所勉曰母所嘉御史厥初起家縣令奉母同行以孝爲政刑罰減省以慈爲性鮓在必却以廉爲敬事聞殿陛官乃屢遷旣察臣忠旋旌母賢恭人受詔鄉國喧傳至於今日夫豈偶然維太恭人祖父儒者教授其鄉繼老牖下伏生訓女一經常把閨門可風肅雍如雅是以太君內則夙閑敬其夫子惠及侍媵口絕叱聲面多霽顔恩雖如波法亦如

山其叨屬至戚備聞盛德登堂拜母退而嘆息宜有是子以正邦國以救民瘼以補袞職嗚呼方疊恩綸遽奏挽歌象服在笥魚軒不過天有浮雲地有逝波人有本宅須歸奈何何以奠母生芻一束母其來歆鼻闇涕哭

尚饗